南京晚報

中央宣傳部登記證中字第一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一四六號

本報創刊於十八年五月為首都首創之晚報

南京晚報

第一千八百七十九號

社址 新姚家巷二十九號之八

電話二三六五四號

▲定報價目▼
每份銅元五枚每月大洋四角半年二元二角全年四元外埠另加郵費。

▲廣告刊例▼
特種二三版新聞前每方寸每日大洋一元五角甲種每方寸每日大洋一元封面及二三四版下欄中縫每方寸每日大洋一元二角乙種每方寸每日大洋一元長期面議。

□今日廣告擁擠，臨時增加半張，共計一張半，副刊秦淮月移載第五版，讀者注意。

黃郛今晨再度謁汪

黃明後日返北平視事

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於昨日下午二時四十分由滬偕同祕書王大綱乘車抵京、即謁汪院長、請示並報告一切、茲據外交界息、黃委員長今日上午九時又謁汪院長於鐵部一號官邸、商談華北一切問題、現因關係戰區整理辦法、亟待黃氏北返商決、故擬明後日北上視事云、（新民社）

日本全國人民反美空氣緊張

關切二次世界大戰　陳列日美戰爭模型

（上海十五日電）東京電、日各地民衆、對一九三六年二次大戰甚爲關切、各商店多作此項口號、以自勵勵人、神戶著名之三大百貨商店、竟在樓上陳列「一九三六年日美戰爭」之大模型、對戰事之劇烈、極爲像眞、日全國人民、在浸在瘋狂之大戰煽動中、反美空氣、漸形緊張、（全球社）

王寵惠由贛返滬

數週後赴平津

（上海十五日電）王寵惠已由贛返滬、據魏道明談、王在廬謁蔣委員長、僅談國際外交情勢、未涉政治、王擬留滬數週、再應何應欽邀、前往平津一行、回歐期約在本年底、

（上海十五日電）王寵惠偕魏道明等由京返滬後、在滬稍留、將於日內北上、赴平津一行、然後來滬、候船赴粵、（全球社）

陳濟棠談

粵匪雖肅清　經濟不景氣

（廣州十五日電）陳濟棠談粵綏靖勦匪工作、東區匪幫最大、盤據最久者、爲南山地方匪巢、自經封鎖圍剿、將大幫匪黨擊潰、復設南山移墾委員會負責辦理善後、惠紫海陸一帶餘匪肅清、多年匪患之海陸豐、現時根基穩固、閩邊饒平大埔一帶殘匪、經清勦後、至今地方甚爲安靜、瓊崖久經赤化、匪衆麕聚於母瑞五指兩山、經次第殲除、現治安交通建設、均有相當進展、各屬匪共、雖早肅清、但因地方經濟枯竭、受南洋不景氣影響、致失業僑民回國日衆、社會秩序不無可慮之事、

豫省電請中央補助

月虧六十餘萬

行政院以據河南省政府電稱、河南連年兵災、民脂民膏、剝削殆盡、田賦預征至二十五年、自中央底定河南後、財廳即決定一方停止預征、一方按年攤還三成、以期劃一全省粮賦收入、省庫雖每年短收三百四十萬元、但人民受實惠不少、至於煤油特稅、食鹽戶捐、已通令停徵、其他如屠金及類似厘金之棉花包捐鄄包稅等、亦均裁撤、其他財務行政、則竭力整頓、以裁併多餘機關、以節支出、預計每日可省洋八萬五千餘元、至於收支情形、則河南自裁釐後、田賦又按七成征收、故總共全省收洋六百四十三萬元、但逃亡拖欠者、尚未預計、因此加以折扣、實收當不外五百十四萬、至支出方面、除裁撤各機關外、每月仍須八十五萬四千另五十九元一角三分三厘、收支兩抵、每月不敷洋二十九萬餘元、益以公債償還費等其他支出、合共每月計不敷洋六十二萬餘元、請設法予以補助云、（新民社）

鬍匪夜襲山城鎮

殺人縱火秩序大亂

（上海十五日電）瀋陽電、鬍匪二百餘人、十二日夜襲盤山城鎮、臨行並縱火殺人、秩序大亂、駐軍聞警往剿、匪已去遠、

東北邊境

俄設氣象觀測所

（上海十五日電）日電傳蘇俄遠東軍備實集近代化學兵器之精華、其中最可注意者、爲氣象觀測所之組織、蘇俄在東北邊境各重要都市、如烏拉齊尼、戈里斯克、波克拉、普拉戈埃、哈巴洛夫克等處、所駐部隊、全編入觀測機及觀測隊、與北鐵附屬之十四處觀測所均有連絡、其目的在觀測毒瓦斯使用時之氣流、及航空關係之氣象觀測等云、

鮮行總裁

來滬視察經濟

（上海十五日電）東京電、朝鮮銀行總裁加藤敬三郎、定十六日由神戶乘長崎丸來滬、視察中國中部一般經濟狀況、十八日抵滬、與上海南京之朝野各方面人士會見、並視察華中事情云、

關東廳風潮擴大

菱刈引咎辭職

（北平十四日電）長春電、關東廳長官兼駐滿全權大使菱刈氏、因關東廳上下職員達一萬人同盟辭職、渠本人亦決定引咎辭職、關東廳風潮、有擴大勢、（全球社）

救濟磁業

實部又一計劃

實業部以景德鎮磁器、已有九百餘年之歷史、爲國磁之精華、出口之大宗、但製法不知改良、且受交通阻梗、金融停滯、外資競爭等影響、銷路日趨狹小、出產日見凋零、其不絕如縷、猶能稍保持原有地位者、僅恃天然原質之美勝而已、去年共匪擾陷、陶業全部、大半供其犧牲、而磁西遠遁、工人逃亡、窰戶星散、剩餘磁器、搬毀殆盡、總計損失、在千萬元以上、工人被脅而去者、亦數萬人、致辛苦經營歷有千餘年悠久著名之磁區、至此可謂完全破產、去冬秩序漸復、又因裁厘免稅、致磁貨出口日增、計本年一二月間輸出者、約值白六十餘萬元、市上行廠存磁、日見減少、但復業之窰廠開辦者、僅十餘家、各省需要日殷、已成磁慌現象、蓋殷實窰戶、多遠走高飛、攜資另謀別業、或遁跡鄉間、再則徽幫損失過巨、致金融枯竭、週轉不靈、茲爲恢復舊觀起見、擬定日內派員前往調查、以作籌謀救濟辦法之參考云（新民社）

招商局新建江輪一艘

向美訂購船殼

（上海十五日電）滬招商局除已籌建海輪四艘外、並先建江輪一艘、向美訂購江輪材料全部船殼、裝配由滬江南造船廠辦理、式樣倣照英大古公司吳淞號輪、（全球社）

廣汕鐵路

將先開駛汽車

廣汕鐵路現經粵省當局決定興建、全線測量、亦由建廳辦理蕆事、不久即可舉行奠基典禮、主席林雲陔誠以沿線綿長、俟全線工竣、再行通車、需時過久、如另闢公路、所費亦鉅、爲解決目前需求迫切起見、擬先行籌辦鐵道汽車、隨路基推進、以利東江商務行旅、將來全線完成、並可用該項汽車改駛鐵道附近公路、以補助火車、接駁客貨、然後轉入鐵道軌內、附掛火車尾端、如遇火車業已開行、亦可自動行駛、此項鐵道汽車、暫備八輛、已由建廳派員赴港、向德商訂購云、（交通社）

平綏路改道

需經費百萬元

平綏路選遭洪水冲毀、歷年損失甚鉅、該局爲策永久安全計、特呈准鐵部實行改道、其所需經費、約共百萬元、已籌有辦法、現正從事計劃、明春當可興工云、（交通社）

電氣圍巾可以護喉

凡喜駕駛無棚汽車者、至冬令時期、每易寒氣侵入咽喉致病、近有洛杉磯人製成電氣暖圍巾一種、駕駛人用之、可避免喉部傷風、此項圍巾式樣、類似尋常所用、惟能傳達汽車電池電流、巾之一端、繫一電線、將該線栓塞插入車前遮泥板、電即傳布圍巾、而將寒氣驅散云、

女守財奴

多年積蓄被竊一空　急得吞鴉片烟自殺

吃齋茹素燒香念佛　却放賬收重利過活

到頭還是一場空

（本報專訪）南京婦人周鍾氏、年五十七歲、住雙龍巷二十六號、她丈夫在前清時候、曾在上元縣衙門裏充當師爺、很弄了

一點銀錢

光復以後、就閑在家裏、民國三年、一病死掉、即撇下周鍾氏一人過活、她並無兒女、娘家亦沒有什麼親人、只有一個親姪女、刻下在鼓樓居住、姪壻做漆匠手藝、她自

丈夫死去

只好一個人過這單獨淒涼的歲月、在四十幾歲的時候、因感覺到自己的命苦、前世

未曾修行

遂吃齋茹素、早晚燒香念佛、並把她丈夫留下來的銀錢、放給人家用、所取的利息很厚、她單拿利錢過活、每月都吃不了、她平時非常省儉、眞個

一文如命

據鄰人說、她餓捨不得吃、又捨不得穿、故近來十多年、私下很積了不少錢財、她住的係一間地板房間、所有的餘積、因爲放在箱子裏面、怕人知道了不謹愼、遂把床下地板、起動了一塊、將

所有銀錢

通通藏在地板下面、起初倒是無人知覺、不料近來不知如何漏了風、被人知道了、就有人想她的心事、但她在家、無法下手、及至前天他因姪女的小孩過週歲、前去照應、晚上就

沒有回來

夜間不知何時、被人在牆外挖了一洞、竄至房中、把地板起開、將所有積藏、悉數竊去、至昨天下午、她才回來、看見房中地板異樣、急忙檢看、所有錢財、一齊化爲烏有、她立時急得面無人色、怪叫起來、

鄰人聞聲

齊集房中觀看、此時才知她把錢藏在地板下面、於是鄰人皆爭問她失去多少錢、她尚囁嚅不肯說、後來別人告訴她、你不肯說實話、如何報警請緝呢、這時她才說出來、共計四百七十塊錢、鄰人遂叫她急投

警所報告

她到了警所裏、急得連話都說不出來、還是鄰人跟去、替她代說、及至傍晚的時候、她因把十多年的積蓄、被人偷去、一時急瘋了、不知在那裏、買了許多烟土、私自吞了下去、

以圖自殺

及到八點多鐘的時候、鄰人見她掩着房門睡覺、晚飯也未曾吃、遂推門入內慰問、只見她躺在床上、氣息奄奄、面已變色、知是服毒、一面把她急送往醫院救治、一面派人至鼓樓報知她姪女、當晚她姪女聞訊趕赴醫院視察、奈她年紀已大、且服毒太多、據醫生診察、已無救治的希望云、

下野旅長謀不軌　被捕後妾賣淫

夫友包住又決裂　巧相逢控他遺棄

（本報專訪）山東人崔鳳樓、三十八歲、軍閥時代曾在張宗昌部下充任旅長・髮妻周氏・不得寵、數年前崔與滁州女子徐書英發生曖昧、旋經友人之撮合、遂納爲小星、貯金屋於長樂路某號、及張軍失敗後、崔即流落京華、惟崔雖曾榮任旅長、而手中積蓄無多、且以染有阿芙蓉癖、兼之揮霍成性、在京年餘、即將資財用罄、京華困守坐吃山空、毫無生財之道、幸交際頗廣、每日東籌西借、勉可維持生活、前年冬月、忽有崔之舊日部屬數人、約崔活動、思謀不軌、事爲軍事機關聞訊、立將崔等捕獲究辦、由是崔即被羈囹圄、自崔被捕後、書英不時至監牢探視、惟書英年方花信、不甘空幃寂寞、且以案如懸磬、生活無着、更兼世態炎涼、自崔被捕後、伊之友人、卽不聞問、故書英雖思營救、亦無可爲力、嗣書英以生活無靠、不得不另想他法、以鏡自照、幸嬌姿尚未減當年、遂於華燈初上之際、濃莊豔服、至夫子廟一帶、公諸於人肉市場、自書英賣淫以來、車水馬龍、門庭如市、送舊迎新、大有應接不暇之勢、有王照生者、（年三十二歲）揚州人、在某部充任科員、崔之舊友也、自睹書英面龐、久懷覬覦之念、但以礙於情面、未敢遽生妄想、及崔下獄後、王以有機可乘、但不知書英已暗操神女生涯、每於星期假日、即至書英處攀談、爲時既久、目的遂達、二人發生關係、後感情異常融洽、遂議定條件、每值假期郎同宿一次、每月津貼書英生活費洋三十元、數載以來、相安無事、惟王自與書英結識後、書英之舊戀、仍不時尋書英幽會、爲時既久、致爲王偵知、遂忿而不與書英往還、於前數月、書英之生活費、亦即停付、書英屢思尋王理論、奈以不悉王之寓所、昨晚九時許、書英行經中華路、適與王相遇、立即將王扭住、質問爲何遺棄不顧、惟王以書英非伊妻、從何遺棄、因而互相口角、嗣經崗警排解無效、遂扭至警局解決云

▲今日仍隨報附送國貨商場傳單一份、如有遺漏請向送報人索取

誌公傳　白雲　（三二）

這就奇怪了，難道剛才來的不是朱公子嗎？朱升聽他說到公子，追着問道：公子來過嗎？姚安道：不但來過，而且找我們員外，說了一大套，他說他要做和尚去了，勸我們員外把小姐送到菴裏做尼姑，如若捨不得，就把他另配旁人，他是一輩子不結親的了。我們員外被他氣得說不出話來，就沒有陪他，自回了上房，轉而一想，朱公子是個極聰敏的人，怎麼會說出這番話來呢？恐怕是得了什麼毛病罷？如果眞有瘋狂毛病，怎麼能讓他在外面胡亂走動？於是我們員外第二次到客房來，預備叫人送朱公子回去，誰知朱公子已經不在那裏了。房員外就問我們，爲什麼朱公子走時不給報一聲？其實我們門房裏六七個人，都坐在這裏，誰也沒有看見你們公子走出去，白白挨員外一頓罵，老家人，你看這事奇怪不奇怪？朱升想了一想說：這事眞夠奇怪，不管他是做和尚還是得了病，總得把他找到才是。姚安說 是呀。說着，忽又把聲音放低道：往日我聽得人講，你家公子，并非安人所生，乃是二月三日，你家安人出游，見大樹上有一蒼鷹窩巢，其中一陣陣發出哭聲，攀梯上去一看，乃是一個肥白小孩，因而抱了下來，加以撫養，決非不知此話可能當眞？倘若是眞的，那他大有來歷，在家吃葷之人，你家安人就不該結這門親事，躭誤別人小姐的青春。朱升聽得此言，漲紅了臉說：胡說胡說，老安人 十月懷孕，三年哺乳，才有這 點親骨肉，怎的有人來造這點天謠言？你說是誰人講的？我只要去問問。姚安忙說：老家人不必生氣，那話我也是隨便說來，當不得眞，你先見見我們員外再說罷。姚安這便傳了上去，姚員外一聽朱府上派了人來，立刻招見 朱升

秋季大減價

老久章綢緞棉布局

九月二十七日爲止

三個星期　毫無續意

上海分京　中華路

布　買一尺送一尺

- 摩登條格布　每尺六分
- 最時花標布　每尺一角二分
- 時花直貢呢　每尺一角六分
- 各色華達呢　每尺二角三分

件　不加限制

- 14尺　時花眞毛葛男袍料每件六元
- 9尺　各色秋裝女袍料多種每件二元八角
- 14尺　春秋呢男袍料每件一元八角
- 9尺　錦地呢女袍料每件九角

綢　買一尺送一尺

- 漿印雙縐　每尺五角半
- 閃色現代綢　每尺六角半
- 以加重錦地綢　每尺八角半
- 漿印素紋綢　每尺五角
- 新花金沙綢　每尺五角
- 漿印軟緞　每尺八角半
- 各色印度綢　每尺四角

不苟且不虛飾不冒充不抬價不限制●

三

擴闢新裝部

特請上海專門技師精製時代衣着

大美世界化戲院

禮聘坤角唱做鬚生禮聘唯一猛勇武生

李秀英　周瑞華

演唱拿手好戲

票價對號五角特別三角捐稅在內

奇望街拆屋築路遊客可由露天花園大門出入

門票照舊二角

中華路府東街

大綸綢布局

新貨湧到價目削低

實業部國貨陳列館

國貨商場

全場各貨限期肅清不顧血本忍痛大犧牲

茲因建築建康路及本場修理房屋內部之際所有全場貨物無從[illegible]

推諸自九月五日起將全場各貨不顧血本[illegible]

秦淮月

一個大誤會

甘草

▲向金滿成先生解釋解釋

寡人前幾天偶然談了一談文言，白話，大衆語的問題；本是無所爲而爲的，幷沒有什麽目的，不意引起了金滿成先生的誤會，說是暗射他的。這却眞有點「寃哉枉也！」（該打手心，又來了一句文言文）

其實，文言文究竟是不是死文字？白話文以及大衆語究竟算得算不得活文字？這個問題，不是很武斷的可以答復的。寡人固曾說過：現在的白話文和大衆語文，三千年後的人不容易看得懂；但是幷沒有說，現在的人對於三千年前的文言文而一點看不懂。（文盲自當別論）金先生誤會了這一點，而從反面論斷寡人是自己打了自己嘴巴子。恐怕有點不合邏輯。

不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這種事情，世上都也常有常有。就如以反對用文言文的金先生而論，聽說前幾天他那純白話文中，也還來過一句「總之，爲政不在多言」。試問這是白話麽？他的出處，我想金先生大概不會不知道罷？這豈不是眞正的自己打了一下自己的嘴巴子麽？

這不過是一麽比喻罷了！希望金先生不要生氣才好！其實關於文言白話這一類的問題，我們用不着多所論戰：牠們各有各的時會，各有各的千秋。誠如詩人杜工部所云：

王楊盧駱當時體，
輕薄爲文哂未休！
汝曹身與名具滅，
不廢江河萬古流！

回鄉記

小漫

記得李白有這兩句詩，「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像我在外面過着四年來的漂泊生涯，那能沒有思鄉之念？終於爲着生活而流浪！可是，我這次回鄉，最重大的原因，誠然是母親的病重而促成的。

的確，故鄉的一草一木，一瓦一石，甚至於一粒泥土和碎石；泥土和碎石的色和氣，都是熟和親暱；在這慣熟和親暱裏，使我週身，感到無限的安慰。

可愛的慧，她的環境太惡劣了！她身世比我更悽涼了！我這次不回來，她心靈上的悲哀，向誰人去申訴呢？一個沒有母親的可憐孩子！

她在我面前的言語和舉動，仍然脫不悼選物負予她的天眞；她可愛：她可愛，她的確可愛；她可憐，實在可憐！

知道不？慧，

命運啊！

母親的病多半是年歲漸老而促成。這也許是事實，但，她這次的病，非常厲害，三日不進飲食，亦不發一言，雖經過醫生診治後，據說是「中瘋不語」。

母親的病，可說是幸事，總算是脫離了危險，漸漸地愈了。不過，這次的病，精神上的確受了不少的損失，我想：母親的健康，將來定可以恢復過來罷？

當我回來的時候，誠然免不了應酬一些朋友們，和我們所談的，都是些故鄉的事，可是對於故鄉的情形，以使我格外的清晰！

文化方面：是沒落到再沒落了；又是非！風俗方面：還有落，化，都是常的惡化，些青年以鴉片，紅丸到每天消遣品，無怪乎將這整個的故鄉弄得烏烟瘴氣，像這樣的故鄉，確使我以往。有一刻留戀的地步了！

風雨之秋

桂丙全

又値秋光到，寂寥意感俱。驚風吹落葉，疏雨滴殘梧。舊碧搖皆碎，新黃潤已酥；一燈人未寐，愁聽雁聲孤！

談測字

今是子

測字之術，相傳肇始於邵康節先生。當時謂之曰相字。蓋隨時觸機，舉一字而斷吉凶也。其善此術者，或宋已有之。明有張乘槎：謝石。

繼之以清，當乾隆間，更有蘇人范其行者。一日，一兵拈一「塞」字求斷終身休咎事；范徐解之謂：凡圍棊之子，愈多愈著；象棊之子，愈著愈少。非塞字所以之子，拈，是從木從石，以象棊之子不從木，則之論家中人口，以之日益凋零而以恐問終身事。從其所著裝束推想，必係行伍中人，即在象棊中所謂卒，卒可過河界，則限前行一步，一次若可行過河後，則出得縱橫可行，是宜外出，倘得志，顧過河後，雖縱橫可行，亦止一步，不得大志云。又一人拈一字求解，所爲男女之者，即位謂風字，或中女，有似范移其中，旁按之，女子必有孕。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苦，人孕，拈字於所詢，孤范之一，見從我一義，羊從也生實。又從屬羊，蓋生年之謂，年：生年既終，告以解之者，我諸其屬，又無其妻子，拈一孤隻，羊且不能有子，按之，可是弗問矣，所以度理而解，他妻子皆揣情，非若術之，明辨中，無機多奇學，不口爲所，間爲一術，江湖挾之定計，先僞據：以口之實，習口訣，其之計，往者，能有中，顧乎？

情場繽紛錄

情言小說　（一九七）（野僧著）

第四回　春風溫軟欄喜試新雨　玉露濟荒苦羞觀舊情

於是忙忙是收拾起來，等了好半天，忽然聽見外面門響動，胡元吉料想崔蘭蓉來了，連忙跑了出來迎接，果見似亮不亮的院裏，由茶房引路，崔蘭蓉來了。常時喜歡的他不知怎樣樂了，忙將她接進屋內，吩咐茶房去沏茶，兩人進屋坐下，胡元吉便道：「妳怎麼這大工夫才到？」崔蘭蓉道：「今天太倒霉了，剛一出門，就遇上魯洪勛常荷玉，攔住去路。」成心搗亂，好容易出來，偏巧雇的，這輛洋車又是一個瘸子，一步一歪，簡直還沒有空手人走得快呢！胡元吉道：「這樣一說，我們的事，又被魯洪勛知道了。我出來的時候，他們就取笑我，說：爲什麼一個人走，（未完）

古城艷史

社會小說　（三六一）（闕松海著）

第六回　月下嘆人生心灰意冷　花前盟海誓志定情堅

兩人在屋裏談了一會，梁若男問道：『今天這半天的時間，我們怎樣消磨呢？』李明達笑道：『我是無成見的，隨妳便能！』梁若男笑道：『聽戲看電影，都不安靜。我想今天到北海公園划船玩，好不好？』李明達點頭道：『好極好極！我們划會船玩，在五龍亭吃飯。然後一同到王幸民家去辭行，時間上也不衝突。』李明達便換了一套新做的西服，和她一同僱車來到北海公園。進了園門，一直奔船塢，買了船票，了一隻小划子，李明達先跳上去，扶她也上去，兩人分頭坐好，便划將起來，划到五龍亭，下了船，找了一個清雅的地方，喝了些茶，又去划船。從五龍亭划到漪瀾堂，看那太液池中的碧水清波，晶潔似玉，一雙人影，也隨波搖動，他倆都感覺十分愉快。從漪瀾堂往東，過橋往西，又過一座橋，折而向北，梁若男嘴裏哼着愛情歌曲，李明達也低聲附和着，眞是快活得很。梁若男見他累得出了滿頭的汗，便道：『我們划的工夫不小了，到五龍亭休息休息，（未完）

隔牆倩影

社會小說　（二三四）（張修孔著）

第五回　別樂香巢得新棄舊　納交貴客恃惡欺良

沒人理我，你發發善心，理我一理；我又如同沒主的孩子，你將我安置個地方，那不算是你的大兒大女呢？」劉國範聽他說得很是可憐，不由惻然心動，遂道：「妳先忍耐幾日，容我思忖思忖，三天以內，必然有相當的答覆。」小梅聽他有點活話，趁勢說道：「願你無論如何，要圓滿的容納我的請求。」劉國範連連點頭，隨後分手。劉國範回到家去，方氏正在抱着她的女兒玉華，哄逗着玩耍，一見他進來，便笑着說道：「你瞧這孩子，現在才八個多月，就會叫娘了。」劉國範淡淡的說道：「好孩子，妳養活的孩子，既好敏，又伶俐，不過長大了，別照妳是的，（未完）

居龍記

武俠小說　（一九五）（靜廬著）

第九回　金鋤彩鳳逢施勇　白面羅漢會凋強

鮑半村聽了鶯聲燕語般的語聲，心中越發迷惑，一些莊丁擁簇他走到近前，那鮑大成笑着延着，作副醜臉，搭訕着說道：「姑娘，妳是由那裏來的，爲什麼管我的閑事，傷了我的莊丁？」魏霜卿知道他是鮑大成，心中倍加忿惱，罵道：「你這該死的潑賊，仗了財勢，強奪民女，設些圈套，夜來你派些毛賊，盜走你那不會作過德行事的像卷，白天來此訛詐，打量你家姑娘看不懂呢！你來很好，今天我非叫你知道厲害不可。」那鮑半村見她道破自己行藏，也好生不悅，便道：「那裏來的臭女人，汚濁貨，也敢攔太爺的高興，妳看着牛氣，想來也許是你羨莫顧家女兒的福氣，（未完）